



第七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37

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关闭和限制下的加沙地带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 [A/75/15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关于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关闭和限制下的加沙地带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4/10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继续向大会提交报告，说明以色列的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

自哈马斯控制加沙以来，200 万巴勒斯坦人在 365 平方公里的加沙地带受到以色列实际上相当于封锁的长期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此外，自 2008 年以来，加沙地带已成为三轮重大军事敌对行动的对象。结果，加沙地区经济几近崩溃，与巴勒斯坦经济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严重受限。2007 至 2017 年间，加沙的贫困率从 40% 增至 56%；贫困差距从 14% 增至 20%；消除贫困的年最低代价翻了两番，从 2.09 亿美元增至 8.38 亿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

内生性、各种起因叠加和计量问题限制了可用于估算巴勒斯坦人民因加沙持续长期关闭和受到严厉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 2007-2018 年间发生的三次重大军事行动而承担的代价的方法。此外，关闭和限制封锁造成的代价不能与军事行动造成的代价分开估算。尽管如此，通过计量反事实情景与国内生产总值历史值的偏差来估算 2007 年起加沙反事实的增长途径(情景)，即假设没有发生关闭、限制和军事行动，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损失情况(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若聚焦 2007 至 2018 年间，并利用住户调查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则以色列占领加沙实施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军事行动造成的累计经济代价估计达 167 亿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相当于 2018 年加沙国内生产总值的 6 倍或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107%。情景分析表明，若 2007 年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则 2017 年加沙的贫困率可能为 15% 而非 56%，贫困差距可能为 4.2% 而非 20%。

解除相当于对加沙的封锁，对于加沙与其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世界开展自由贸易以及恢复商业、医疗、教育、娱乐和家庭纽带自由流动的权利至关重要。只有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的要求全面解除破坏性关闭，我们才有望可持续地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一. 导言、目标和范围

1. 自哈马斯 2007 年 6 月接管加沙地带以来, 13 年来, 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处于以色列实际上相当于封锁的长期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之下。实际上, 近 200 万人大多被限制在一块 365 平方公里的飞地上, 该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进入加沙地带的货物仅限于基本的人道主义产品。¹ 除长期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之外, 加沙在六年中(从 2008 年 12 月开始)还遭受了三轮重大敌对行动, 导致生产基地被摧毁, 而随后发生的严重危机则使加沙地带变成人道主义问题, 使加沙严重依赖援助。此外, 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对加沙发展构成重大挑战。

2. 联合国以 2012 年前时期为重点, 发出警告, 要扭转目前的趋势, 使加沙在 2020 年成为“宜居之地”。² 现在, 2020 年, 根据本报告的分析, 加沙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差的地区之一, 也是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³ 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绝大多数人口无法获得清洁用水、电或适当的污水系统, 而且, 加沙地带的环境严重恶化。自 2007 年开始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来,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经历了 13 年来周围条件的持续恶化。在加沙开展了复兴努力, 干预措施侧重于人道主义救济及大型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项目。

3. 本报告旨在阐述局势, 估算以色列的关闭和限制及经常性敌对行动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经济代价, 重点是 2007-2018 年间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⁴ 首先, 报告采用家庭支出和消费调查及普查数据来估算以色列关闭、限制和军事行动对以下方面的影响: (a) 家庭一级的贫困率和贫困差距; (b) 消除贫困的最低代价。其次, 报告估算了若无关闭、限制和军事行动就本可能实现的潜在经济增长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第三,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以减轻持续关闭和限制对加沙的影响。

4. 应该强调, 报告的估算范围限于 2007-2018 年间以色列占领实施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经常性军事行动造成的经济代价。估算未假定终结以色列占领及其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施的所有限制性措施情况。换言之, 估算只说明了以色列占领给加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全部代价的一部分。

二. 加沙: 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的代价

5.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加沙地带受到许多限制。加沙 2007 年 6 月被哈马斯接管后, 以色列加强了限制, 实际上相当于封锁, 其时, 占领国严厉地收紧了

¹ 联合国, “十年后的加沙”, 2017 年 7 月。

² 联合国, “2020 年的加沙: 一个宜居之地?”, 2012 年 8 月。

³ 国际劳工局(劳工局), 《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工人状况》, ILC.107/DG/APP(2018 年, 日内瓦)。

⁴ 本报告涵盖该时期的原因是,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在该时期进行了最近两次人口普查, 该时期还有编写本报告时可获得的最新宏观数据。

对货物和人员进出加沙的限制。尽管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波动，但行动限制仍很严。⁵

A. 封闭：陆地、海洋和空域

6. 2007 年前，加沙与以色列之间有五个过境点供行人和货物通行：用于货物的卡拉姆·阿布·萨利姆(凯雷姆沙洛姆)；行人专用的拜特哈嫩(埃雷兹)；Ash Shuja'iah(纳哈勒奥兹)燃料油管，自 2010 年起关闭；Al Montar(卡尔尼)，自 2007 年起关闭；苏费过境点，自 2008 年起关闭。只有头两个过境点仍然部分开放，供特殊情况使用。自 2007 年 6 月起，加沙过境点几乎整个工作日处于关闭状态；1999 年，这些过境点全面开放。实际上，长期关闭和严厉的行动限制将 200 万人严密限制在 365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经济上，允许贸易和生产要素(劳动力或生产投入)以严重受限方式进出加沙地带。

7. 以色列除了控制加沙地带的商业和行人陆路过境点外，还控制其海域和空域。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以色列在边界附近划定了深入加沙的 100 至 500 米的危险区，设立了深入加沙的 100 至 300 米的限制进入区或“缓冲区”，农民只能步行进入，在与以色列的边界沿线设有 100 米禁区。⁶ 此外，围栏附近的农地遭到破坏。⁷ 在海上，《奥斯陆协定》中商定的开放捕鱼区域延伸到距海岸 20 海里，但实际上很少超过 12 海里。自 2006 年以来，以色列允许捕鱼的区域在 3 至 6 海里之间，偶尔扩至 9 海里，每次几周，最近扩至 12 至 15 海里。从事渔业工作者经常遭受暴力，被以色列海军视为越界者会遭逮捕，他们的船只会被没收，有时还遭到枪击、被打死或打伤。⁸

B. 对人员和货物流动的限制

8. 目前只有两个过境点供行人进出加沙：通往以色列的拜特哈嫩(埃雷兹)和通往埃及的拉法。埃雷兹过境点由以色列控制，主要限于人道主义情形或持有特别许可证者，此外还有贸易商和商人。该过境点是通往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唯一门户。2007 年至 2018 年，拉法口岸开放了 2 126 天，关闭了 2 257 天，关闭主要是在 2014 年至 2017 年。⁹

9. 到 2010 年，加沙和以色列之间四个货物过境点中有三个已经关闭。2007 年至 2010 年，以色列施加了更多限制，只允许“对平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基本人道主义产品进入加沙。从 2007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平均每月有 2 400 辆卡车

⁵ 联合国，“十年后的加沙”。

⁶ 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地带：准入和行动图”，2018 年 12 月。可查阅 www.ochaopt.org/content/gaza-strip-access-and-movement-december-2018-0。

⁷ Gisha，“Gaza up close”，2019 年。

⁸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渔业：创纪录扩大渔捞限制和相对增加渔获量；海上枪击和拘留事件仍在继续”，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 10 月。另见，Gisha，“Gaza up close”。

⁹ 关于通过拉法和埃雷兹过境点的更多信息，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rossings。

从以色列进入加沙，而 2005 年为 10 400 辆。¹⁰ 2018 年，这一平均数增至 8 970，但仍低于 2005 年的数字，其时，加沙人口较 2018 年少 33%。

10. 据以色列人权组织 Gisha 称，根据以色列国防部的文件，2007 年至 2010 年间，以色列采用数学公式确定可允许进入加沙的最低货物数量。这些公式基于对库存的基本货物和产品、每种货物人均日消费量和加沙居民人数的估算。当某些产品达到警告低限时，则以色列当局增加这些产品的流入，除非存在有意减少的政策。¹¹

11. 对生产活动的另一个限制是以色列制定了不许巴勒斯坦人进口的“两用”民用物品清单，原因是这些物品可能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这份清单包含 56 项需要“特批”才能带入加沙和西岸的物品，包括民用机械、零配件、化肥、医疗设备、器具、电信设备、金属、化学品、钢管、铣床、光学设备和导航设备。针对加沙，清单上还有 61 个项目，包括建筑材料；生产部门的原材料，例如木材和杀虫剂；医疗设备；以及季节性洪水期间使用的水泵。尽管限制有所放松，特别是对建筑材料的限制有所放松，但自 2014 年军事行动以来，两用品清单上其他物项的进口申请经常遭拒或严重拖延。¹² 最近几个月，特别是在加沙，以色列对某些物品发放了一次性许可证。¹³

C. 经常性敌对行动的影响

12. 除长期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外，加沙地带六年间遭受了连续三次重大敌对行动，夺走了 3 804 名巴勒斯坦人和 95 名以色列人的生命。¹⁴ 2014 年 10 月，秘书长说，7 月 8 日至 8 月 26 日之间的行动造成的破坏“无法形容”。¹⁵

13.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其报告中表示，这三次军事行动产生了以下影响：¹⁶

(a) 在 200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09 年 1 月 18 日的敌对行动中，近 1 400 名巴勒斯坦人和 13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此外，另有 5 380 人受伤，¹⁷ 约 6 万所房屋遭到破坏或被毁，约 2 万人无家可归；

¹⁰ Gisha, “Gaza up close”。

¹¹ 继漫长的法律程序后，Gisha 收到了以色列国防部的正式文件(希伯来文)，其中载有关闭加沙直至 2010 年年中所依据的标准，见 www.gisha.org/UserFiles/File/MatpashDoc.pdf。

¹² 世界银行，“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经济监测报告”，2018 年 3 月 19 日。

¹³ 世界银行，“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经济监测报告”，2019 年 9 月 26 日。

¹⁴ 有关三次军事行动中伤亡情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伤亡数据库数据，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自“铸铅行动”以来的死亡人数数据库，可查阅 www.btselem.org/statistics/fatalities/after-cast-lead/by-date-of-event。

¹⁵ 见联合国新闻，“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潘基文敦促新政府部长们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巴勒斯坦’”，2014 年 10 月 14 日。

¹⁶ 联合国，“十年后的加沙”。

¹⁷ 巴勒斯坦国，加沙重建部长级委员会，*Detailed Needs Assessment (DNA) and Recovery Framework for Gaza Reconstruction* (2015 年)。

(b) 在 2012 年 11 月为期 8 天的敌对行动中, 174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107 名平民)和 6 名以色列人(包括 3 名平民)被打死, 约 1 万所房屋遭到破坏;

(c) 在 2014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26 日的敌对行动中, 2 251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至少 146 名平民)和 71 名以色列人(其中有 5 名平民)被打死, 171 000 所房屋遭到破坏, 其中 17 800 所完全无法居住, 结果, 巴勒斯坦 100 000 名居民流离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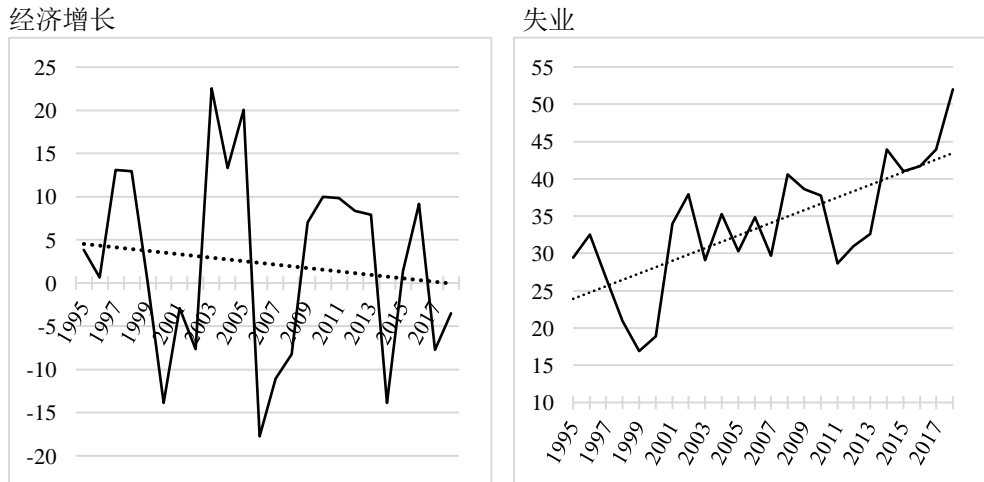
三. 加沙: 关闭、限制、经常性敌对行动和经济

14. 在 1994 年至 2018 年的 24 年间, 加沙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8%(见下图 1), 而加沙人口增长了 137%, 结果,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37%。后者从 1994 年相当于西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96% 骤降至 2018 年的 30%。与此同时, 加沙失业率跃升了 22 个百分点, 达到 52%, 位居世界最高失业率之列(见图 1)。¹⁸

图 1

加沙地带: 1995 年至 2018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失业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国民账户和劳动力市场数据。

A.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经济, 1994-2018 年

15. 加沙的巴勒斯坦经济经历了三个结构阶段。1994-1999 年间, 继签署《奥斯陆协定》后, 对最终地位解决办法的乐观情绪占上风; 加沙地区经济年均增长 6.1%, 西岸增长 10.7%。2000 年, 继第二次起义爆发后, 以色列禁止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工作。2000 年至 2006 年间, 巴勒斯坦公共和私营基础设施和机构大部分被毁, 巴勒斯坦工人和货物的流动严重受限。2000 年至 2006 年间, 加沙经济年增长率仅为 2%。加沙在陆地、空中和海上的行动继续严重受限, 而且, 2007 年 7 月以来一再发生敌对行动。自 2007 年至 2018 年开始强制实施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来, 加沙的经济增长急剧波动, 平

¹⁸ 劳工组织, 《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工人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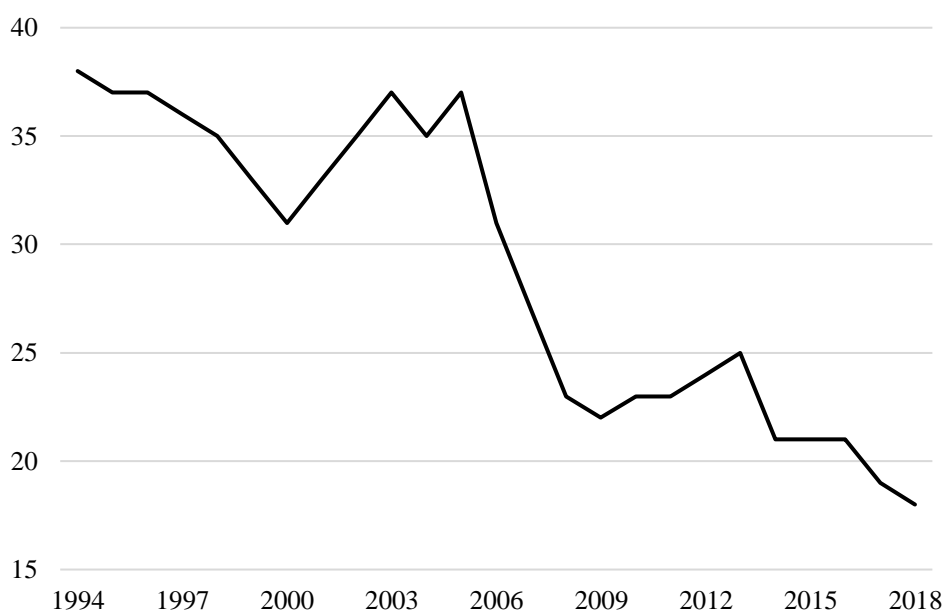
均每年仅增长 0.8%，而同样处于占领之下并面临限制、各种措施和控制的西岸每年增长 6.6%。

16. 加沙在巴勒斯坦经济中所占份额从 1995 年的 37% 减半至 2018 年的 18% (见图 2)。2007 年前，加沙在巴勒斯坦经济中所占份额从未降至低于 31%，平均约为 35%。此外，对加沙的投资几乎消失殆尽，从 1994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降至 2018 年的仅 2.7%。¹⁹ 非建筑投资仍然微乎其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图 2

加沙地带在巴勒斯坦经济中所占份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国民账户数据。

17. 由于占领和随之而来的限制性措施，加沙地区的经济表现一直远远低于其潜力。自 2007 年以来加沙地带遭受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随后一再发生的敌对行动，继续阻碍加沙充分实现自己的经济潜力，滋生了深刻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表 1 列出了 2006 年(之前)和 2018 年(之后)的一些经济指标。

18. 2007 年至 2018 年 11 年间，加沙经济仅增长了 4.8%。加沙在巴勒斯坦经济中所占份额从 2006 年的 31% 降至 2018 年的 18%，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 27%，失业增加了 49%，贫困增加了 42%。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所有部分仍低于 2006 年的水平。

¹⁹ 2019 年末，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将其国民账户数据改回到 2004 年，见 www.pcbs.gov.ps/Portals/_Rainbow/Documents/E_Na_accounts_2014_2015_constant.html。

表 1
强行关闭前后加沙经济状况(部分指标)

指标	2006	2018	百分比变动
人口(千人)	1 349	1 933	43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3 696	5 296	43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15 年百万美元)	2 691	2 819	4.8
加沙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31.1	18.1	-42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5 年百万美元)	1994	1458	-26.9
投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9.5	2.7	-71.6
失业率(%)	34.8	52	49.4
贫困(%)	39	55.4	42.1
	(2007)	(2017)	

资料来源：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B. 受不利影响的生产部门

19. 除了上述对农业和渔业部门的严厉限制外，农业和制造业(可贸易货物)部门也受到技术和原料进口限制的阻碍，这限制了这些部门扩张、保持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能力。某些化肥和一系列常见杀虫剂被列入以色列“两用品”清单。同样，即使是基本制造业所需投入因被列入清单上也严重受限。

20. 加沙的基础设施因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一再发生的几轮敌对行动而遭到破坏，这对获得电力和清洁水以及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电力短缺严重抑制了重要生产活动。2017 年和 2018 年，电力供应限制在每天 4 至 6 小时，电力短缺继续扰乱日常生活，阻碍基本服务的提供。²⁰ 整个加沙地带的供电时间从 2018 年 1 月每天约 6 小时增至 2020 年 1 月约 11 小时。²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加沙的普通家庭每天可用电 11 小时，因为电力供应不足以同时为所有家庭供电。

21. 因此，加沙经济在工业化和农业化方面发生了逆转。农业和制造业在加沙地区经济中所占份额从 1995 年的 34% 降至 2018 年的 23%(见下图 3)，其对就业的贡献从 26% 降至 12%。这引起了对加沙地带的未来经济发展及其实现规模经济和扩大就业的能力的严重关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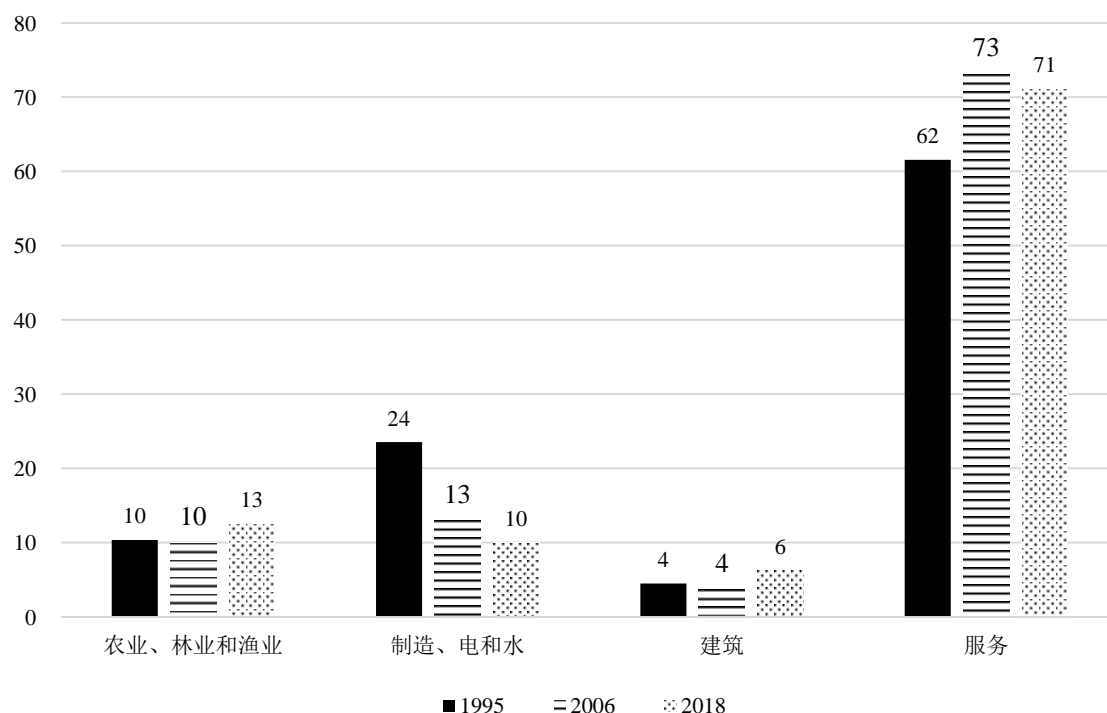
22. 下文第四节进一步阐述了加沙遭受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的影响，重点是 2007 年至 2017 年间贫困是如何蔓延和加深的。

²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2018 年 12 月。

²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地带电力供应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page/gaza-strip-electricity-supply。

图 3
加沙地区经济部门结构(1995、2006 和 2018 年)

(在加沙地区经济中所占百分比)



四. 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对加沙贫困的影响

23. 本节利用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调查和普查数据，²² 追溯了 2007 年至 2017 年间加沙家庭生活条件和福利恶化情况。将从贫困人口和贫困差距方面评估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军事行动的影响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代价。²³ 这就有可能估算 2007 年至 2017 年间让所有家庭脱贫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增加情况。²⁴

²² 见 www.pcbs.gov.ps/default.aspx。

²³ “贫困人口”指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贫困人口是计量贫困的一种不准确的方法，因其不能反映贫困深度，还将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混在一起，没有考虑到不同贫困家庭降至贫困线以下的程度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一事实。例如，贫困人口贫困指数会把一个家庭算作贫困线以下，而无论该家庭是低于 0.01 美元还是低于 100 美元。“贫困差距”针对该不准确性问题，将每个家庭与贫困线隔开的“距离”（以货币计）加总，将贫困线以下所有家庭的权重定为 1，将贫困线以上家庭的权重定为 0。直观地说，贫困差距表示家庭相对于贫困线的平均百分比差额。对于前两种假设情况，若贫困线为 200 美元，则第一种情况中，贫困差距等于 $0.01 \div 200 = 0.00005$ （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第二种情况中，贫困差距等于 $100 \div 200 = 0.5$ 。

²⁴ 扶贫措施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对家庭的所有现金和实物援助。

A. 2007 至 2017 年间加沙贫困状况²⁵

24. 以下各节采用两种分析方法对 2007-2017 年间加沙贫困程度和深度的演变情况作了分析：第一种方法是从调查数据中抽取样本；第二种方法涵盖了普查中的人口。²⁶ 分析涵盖了加沙的贫困状况，包括随时间推移以及与西岸比较情况。

1. 基于调查法

25. 基于调查法直接采用 2007 年和 2017 年巴勒斯坦支出和消费调查中的样本数据，计算成人等值支出总额与调查中个人、家庭和地点特征之间的关系。²⁷ 欧盟统计局和欧洲联盟将贫困线界定为按成人等值支出占全国家庭总支出中位数的 60%，²⁸ 据此，2007 年和 2017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实际贫困线分别为每月 123 美元和 255 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

26. 两次巴勒斯坦支出和消费调查的抽样数据表明，2007 年至 2017 年间，加沙家庭福利严重恶化，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从 46.1% 增至 64.4%，贫困差距从 15.9% 扩大到 25.7%。

2. 经验最佳预测法

27. 上述基于调查的结果的一个局限性是，所基于的样本较小。贫困绘制和小区域估算方面的最新发展使得有可能通过结合调查和普查数据来改进基于调查法。²⁹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与大多数国家相似的地方是，普查数据不包括关于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或收入的信息。然而，巴勒斯坦支出和消费调查以及十年间普查(2007 年和 2017 年)确实收集了一组相对广泛的共同变量方面的数据，包括：地点(城市、农村、难民营)；户主特征(例如，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就业状况和就业部门；通过公共网络获得水等基本服务情况；家庭住所和有形资产。

²⁵ 即将发布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题为“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受封锁的加沙的贫困化”(我们会建议不使用“封锁”一词)的技术文件对加沙贫困作了更详细的分析。

²⁶ 本节分析中使用的详细数据是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应贸发会议的要求提供的。数据来自统计局进行的 2007 年和 2017 年巴勒斯坦支出和消费调查以及 2017 年巴勒斯坦人口普查。关于 2007 年和 2017 年巴勒斯坦生活水平(支出、消费和贫困)主要调查结果的报告可查阅 www.pcbs.gov.ps/Downloads/book1474.pdf 和 www.pcbs.gov.ps/Downloads/book2368.pdf?date=7_5_2018。另见统计局题为“2017 年人口、住房和机构普查初步结果”的报告(拉马拉，2018 年)。

²⁷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人等值”界定为 $(1+(\text{成人人数}-1)\times 0.8+(\text{孩子人数}\times 0.5))$ 。值得注意的是，成人等值法比人均法更能说明家庭间异质性的来源，因此能更准确地描述加沙贫困状况。这是因为加沙的家庭结构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有很多孩子。例如，一个有 6 个成年人的家庭的消费需求与一个由 2 个成年人和 4 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的消费需求是不同的。

²⁸ 见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Glossary:At-risk-of-poverty_rate。

²⁹ 见 Chris Elbers, Jean O. Lanjouw and Peter Lanjouw, “Micro-level estimation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1 (January 2003); and Isabel Molina, J.N.K. Rao and Gauri Sankar Datta, “Small area estimation under a Fay-Herriot model with preliminary testing for the presence of random area effects”, *Survey Methodology*, vol. 41, No. 1 (2015 年 6 月)。

28. 为了获取贫困人口和贫困深度情况，经验最佳预测法采用三步法：首先，采用巴勒斯坦支出和消费调查数据来估算成人等值家庭支出与家庭特征之间的统计回归方程(经验最佳预测估计值载于本报告附件)；其次，从回归中获得的估计系数与普查数据(针对数目较大的家庭)合并，以估算成人等值家庭支出水平；第三，使用估算的家庭支出计量标准，每年重计贫困人口和贫困差距计量情况。

29. 遵循这三步的 2007 年和 2017 年经验最佳预测贫困指标连同基于调查法的指标列于下表 2。2007 年贫困人口(比率)相当于 40.1%，低于基于调查法估算的 46%。这一比率 2017 年升至 56%，低于基于调查法估算的 64.5%，但仍表明 10 年间有大幅增长。同时，2007 年至 2017 年间，加沙贫困差距的经验最佳预测指标从 13.9% 增至 19.9%。虽然这些量值低于基于调查法的量值，但仍然很大。

表 2

2007 和 2017 年加沙：贫困差距和贫困人口(基于调查法和经验最佳预测法)

年份	贫困人口		贫困差距	
	基于调查	经验最佳预测	基于调查	经验最佳预测
2007	0.4617	0.4007	0.1588	0.1395
2017	0.6447	0.5619	0.2574	0.1987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的计算。

B. 加沙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造成的贫困代价估算

30 根据前面的分析，有可能计算出足以使所有家庭脱贫的一次总付年最小转移额(即消除贫困的最低代价)。对举行最近普查的两个年份、即 2007 年和 2017 年的代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占领国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军事行动造成的贫困代价。计算如下：

消除贫困的最低代价=贫困差距×贫困线×12 个月×每户成人等值数×户数。

若采用经验最佳预测法估算的贫困差距(见上表 2)，按 2015 年不变美元计算，加沙消除贫困的最低实际代价为：

2007 年代价=0.1395×123.7×12×4.49×224848=实际 2.09 亿美元；

2017 年代价=0.1987×255.2×12×3.97×347035=实际 8.38 亿美元。

31. 2007 年至 2017 年间，消除贫困的每年最低实际代价翻了两番。这些年间 6.29 亿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的差额是长期关闭和严厉的经济、行动限制以及经常性敌对行动造成的贫困代价。该差额占 2017 年加沙国内生产总值的 22.3%，占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内生产总值的 4%。这表明要扭转以色列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对加沙家庭福利的影响所需付出的代价情况。

32. 上述分析表明，加沙的经济和环境及人民福祉遭到沉重打击。然而，问题仍然是，若加沙没有经历关闭、行动和经济限制及军事行动，会发生什么情况。下文第五节通过估算 2007-2018 年间的潜在产出损失，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

五. 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造成的经济和贫困代价估算： 2007-2018 年

A. 评估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的影响

33. 为评估加沙在所述十年中经历的一两次军事行动的影响作了一些尝试。然而，未尝试估算以色列对加沙实施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及军事行动造成的累积经济代价。本节简要概述了以往评估情况和 2007 至 2018 年间累计代价估算。

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8 年和 2009 年以色列军事打击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加沙总资本存量的 60% 以上，而 2014 年打击造成的损失相当于 2008-2009 年打击后资本存量的 85%，³⁰ 若加沙可与西岸一样获得生产投入，则增长率可能是实际增长率的三倍。³¹

35. 世界银行指出，2014 年，在敌对行动发生的 50 天里，加沙经济减损了 4.6 亿美元，³² 解除关闭可在 2025 年前实现 32% 左右的额外累计增长，而放宽两用品清单可在 2025 年前实现 11% 的额外增长。³³

36. 贸发会议指出，2008 年 12 月开始的为期 50 天的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25 亿美元(见 TD/B/56/3)。贸发会议还估计，2012 年和 2014 年军事行动在加沙破坏的资产价值超过 27 亿美元，在这两次行动中，超过 64 000 个住宅单元和至少 1 000 个工商业机构全部或部分遭到破坏(见 TD/B/62/3)。

37. 继 2014 年军事行动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估计加沙重建和恢复的代价为 39 亿美元。³⁴

B. 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造成的经济代价估算(2007-2018 年)

38. 内生性、各种起因叠加和计量问题限制了可用于估算巴勒斯坦人民因加沙持续长期关闭和受到严厉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 2007-2018 年间发生的三次重大军事行动而承担的代价的方法。此外，关闭和限制造成的代价不能与这些军事行动造成的代价分开估算。尽管如此，通过计量反事实情景与国内生产总值历史值的偏差来估算 2007 年起加沙反事实的增长途径(情景)，即假设没有发生关闭、限制和军事行动，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损失情况(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³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西岸和加沙：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报告”，8 月 31 日。

³¹ 基金组织，“西岸和加沙：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报告”，9 月 6 日。

³² 世界银行，“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经济监测报告”，2015 年 5 月 27 日。

³³ 世界银行，“释放巴勒斯坦经济的贸易潜力：改善巴勒斯坦贸易和经济成果的近期措施和长期愿景”，ACS22471 号报告(华盛顿特区，2017 年)。

³⁴ 巴勒斯坦国，加沙重建部长级委员会，《Detailed Needs Assessment (DNA) and Recovery Framework for Gaza Reconstruction》(2015 年)。

39. 根据加沙 2007 年前的增长趋势以及加沙和西岸的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 评估了两种与事实相反的增长途径(情景)。加沙 2007-2018 年间的实际历史经济表现被用作估算潜在经济损失的基线情景。情景 1 假设加沙经济 1995-2006 年间遵循自身的平均历史增长情况, 自 2007 年起继续以每年 3.7% 的速度增长。情景 2 假设, 2007 年后, 加沙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经济中所占份额与 2006 年保持一样。其假定在 2007-2018 年评估期间, 加沙的增长率与西岸相同, 即每年增长 6.6%。

40. 如下表 3 所示, 情景 1 表明, 加沙每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基线情景高 23.3%, 2007-2018 年间累计经济(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可能达到 78 亿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 即 2018 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50%。情景 2 表明, 加沙国内生产总值本可能平均比基线高 50%, 该期间累计经济(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可能为 167 亿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 占 2018 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107%。

41. 至于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见下图 4), 情景 1 估计 2018 年可能达到 2 153 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 比基线水平高 46.7%(695 美元)。情景 2 估计, 2018 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达到 2 997 美元, 比该年实际记录水平高 1 539 美元, 即 105.5%。

表 3
加沙地带: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两种情景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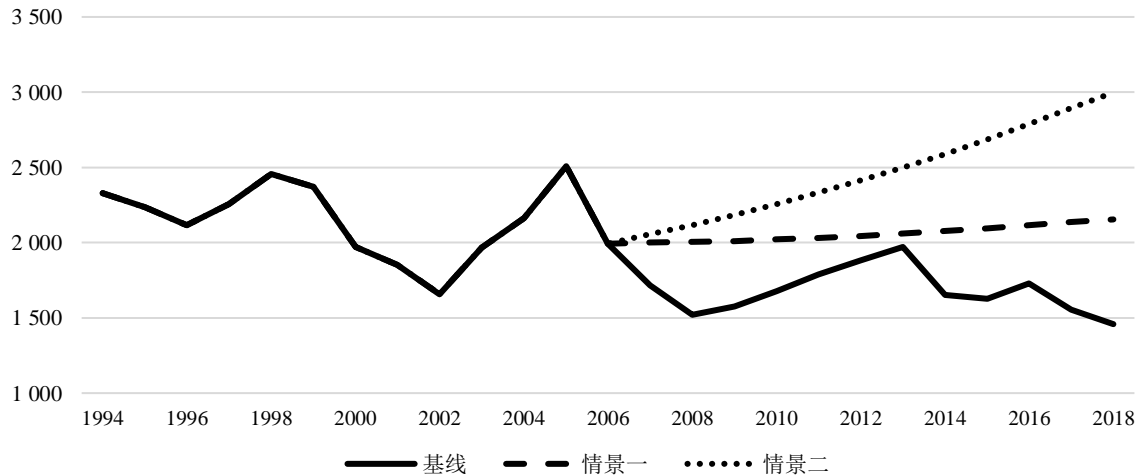
(2015 年不变百万美元)

年份	基线情景	情景 1	差异	百分比 差异	情景 2	差异	百分比 差异
2007	2 393	2 790	397	16.6	2 868	475	19.9
2008	2 197	2 894	697	31.7	3 058	861	39.2
2009	2 351	3 001	650	27.6	3 260	909	38.7
2010	2 586	3 112	526	20.3	3 475	888	34.4
2011	2 841	3 227	386	13.6	3 704	864	30.4
2012	3 077	3 346	270	8.8	3 949	872	28.3
2013	3 321	3 470	150	4.5	4 209	889	26.8
2014	2 861	3 599	738	25.8	4 487	1 626	56.8
2015	2 900	3 732	832	28.7	4 783	1 883	64.9
2016	3 165	3 870	705	22.3	5 099	1 934	61.1
2017	2 921	4 013	1 092	37.4	5 435	2 514	86.1
2018	2 819	4 161	1 343	47.6	5 794	2 975	105.5
共计	33 431	41 215	7 784	23.3	50 121	16 690	49.9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的计算。

图 4
加沙地带：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两种情景估算

(2015 年不变美元)



42. 在这两种与事实相反的情景中，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巨大，这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来可以比现在高得多。然而，应该强调，这两种情景中均假定了占领下的增长率。换言之，这两种情景假定占领在加沙和西岸实施的所有限制性措施持续存在，唯一不同的是长期关闭和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三次重大军事行动。此外，情景 2 更切合实际，因为其表明，若不存在关闭和限制，也未发生这些军事行动，就没有合理理由阻止加沙地区经济保持其在巴勒斯坦经济中所占份额。因此，这里所作估算是保守和片面的，没有包括以色列占领给加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总体代价。相反，估算只反映了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 2007-2018 年间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经济代价。

43. 还要强调，上述估算不包括以色列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的其他费用，如摧毁基础设施、住宅单元和商业建筑。显然，随后的重建花费了巴勒斯坦人民和国际社会数十亿美元。

44. 通过建设空港和海港等措施释放加沙的经济潜力、取消对进出和行动的所有限制、允许充分获得水和电以及利用加沙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将产生比上述估算大得多的影响。³⁵

C. 关闭、限制和经常性敌对行动造成的经济代价对加沙贫困的影响

45. 本节将上述对两种反事实情景的分析扩展到家庭一级的数据，以确定其对贫困的影响。对此采用的工具是增长发生曲线。³⁶

³⁵ 《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9.II.D.10)指出，巴勒斯坦人民因被剥夺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权利而蒙受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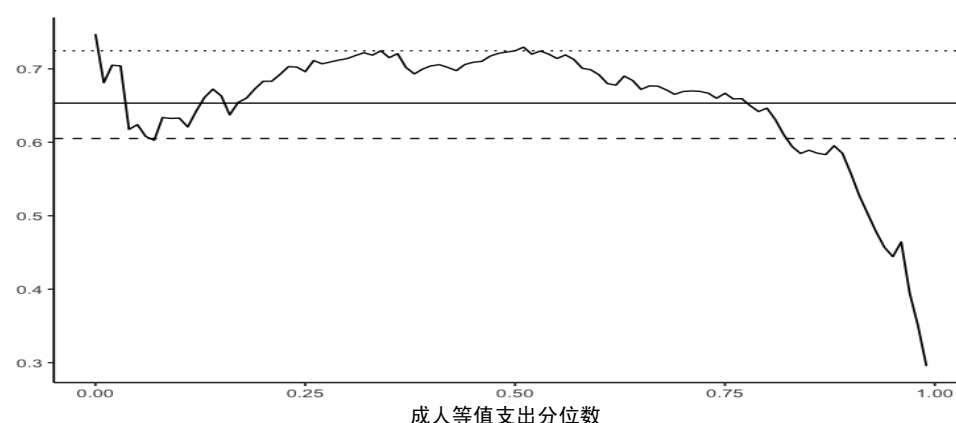
³⁶ 增长发生曲线最早见于 Martin Ravallion 和 Shaohua Chen 的“Measuring pro-poor growth”，*Economics Letters*, vol. 78, No. 1(2003 年 1 月)。

46. 增长发生曲线可让人透明地了解家庭支出分布随时间变化情况。一段时间内家庭支出的平均增长率虽然是一个有用的数据，但未说明各类家庭在平均支出增加条件下的受益(或不受益)程度。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两类家庭：在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家庭。如果增长有利于穷人，则成人等值家庭支出中的给定平均增长应该使贫困家庭的受益多于非贫困家庭；如果增长并非有利于穷人，则情况相反。该曲线描绘了人口分布的每个分位数的关系：横轴表示分布的每个分位数；纵轴衡量在报告所述期间每个分位数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变动情况。

47. 估算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007-2017 年间增长发生曲线见下图 5。图中横实线表示成人等值家庭支出的平均增长率。受益超过平均数的人口分位数都将位于该横线上方部分曲线上；受益低于平均数的人口分位数将在曲线中该线以下部分。从图形上看，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对应于一条曲线，就支出分布中较低的分位数而言，该曲线位于平均增长水平之上，就较高的分位数而言，则在平均增长水平之下，从而形成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如图 5 中曲线斜率所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有利于穷人。穷人中最穷的人，即曲线最左边部分的人，似乎比其他人口受益多。

48. 上一节情景 1 和情景 2 估算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在报告所述期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不同。情景 1 和情景 2 中的 2017 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实际高出 37.4% 和 86.1%。这里的分析假设，成人等值支出平均水平本来会追随两种情景中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长，而这些增长本来会按图 5 中增长发生曲线的相对位置分配给不同家庭。³⁷ 一旦构建了成人等值家庭支出的反事实值，就可采用上述直接(基于调查)法和经验最佳预测法，同时将贫困线维持在 2017 年按成人等值每月实际 255 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的水平。

图 5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增长发生曲线(2007-2017 年)(家庭总支出百分比变动)



注：图上部的横实线为平均增长率，点线为增长平均数，短划线为增长中位数。

³⁷ 例如，根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增长发生曲线，2007 年至 2017 年间，处于第 24 百分位数上的家庭，其成人等值家庭支出将增加 70.2%。由于成人等值家庭支出平均增幅等于 65.33%，因此，情景 1 中成人等值家庭支出将增加 $(70.24 \div 65.33) \times 37.4\%$ ，情景 2 中增幅为 $(70.24 \div 65.33) \times 86.1\%$ 。

表 4
2017 年加沙贫困两种情景估算

年份	贫困人口		贫困差距	
	基于调查	经验最佳预测	基于调查	经验最佳预测
2017 年——实际*	0.6447	0.5619	0.2574	0.1987
情景 1	0.4021	0.3512	0.1391	0.1188
情景 2	0.1680	0.1499	0.0365	0.0426

* 来自上文表 2 第 2 行。

49. 表 4 的结果是用另一种方式从微观经济角度说明长期关闭和经常性敌对行动造成的代价，这是占领造成的较大代价的一部分。情景 1 采用经验最佳预测法来估算，显示贫困率从 56.2% 降至 35.1%，而情景 2 表明降幅更大，降至 15%。同时，情景 1 显示贫困差距从 19.9% 降至 11.9%，采用情景 2 则降至 4.3%。鉴于消除贫困的每年最低总代价与贫困差距成正比，因此，结果表明，在情景 1 中，这些代价将减半，而在情景 2 中，这些代价只有五分之一。

六. 结论和建议

50. 加沙日益加重的贫困负担要求立即作出应对。应该恢复经济增长，而且，经济轨道应该摆脱长期关闭、严厉的经济和行动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建议国际社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考虑以下事项：

(a) 只有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的要求全面解除以色列实施的破坏性关闭，我们才有望可持续地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此外，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不得向以色列平民人口中心滥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巴勒斯坦好战分子必须立即停止这种做法。应允许加沙与其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邻近的阿拉伯和全球市场自由贸易，并应恢复商业、医疗、教育、娱乐和家庭团聚方面的自由流动；

(b) 应优先重建加沙的基础设施、私营和公共结构和生产基地，以及修建和运营空港和海港；

(c) 应通过恢复、升级加沙发电厂和确保发电厂满负荷运行的燃料，并建造海水淡化厂来解决电力危机，以确保向居民提供清洁用水；

(d) 应促使巴勒斯坦国开发 1990 年代在加沙沿海海域发现的近海天然气田。正如贸发会议所述，³⁸ 这将确保复兴、重建和恢复加沙当地经济所需资源。

51. 此外，鉴于加沙和西岸之间的生活条件差距日益扩大，埃及主导的重要的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努力必须继续下去。联合国坚决支持埃及在这方面的努力，秘书长呼吁巴勒斯坦所有派别认真努力，确保加沙和被占领的西岸在一个单一、民主

³⁸ 《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9.II.D.10)。

和民族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作为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加沙现在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是在政治上、行政上、财政上、经济上和社会上重建加沙、包括东耶路撒冷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52. 人道主义和经济支持不会取代政治权利或国家地位。联合国坚持自己的长期立场，认为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来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秘书长将继续确保联合国努力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毗连、有主权和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安全毗邻共存，以耶路撒冷为两国首都。

附件

经验最佳预测法的估算

1. 经验最佳预测法的第一步是估算成人等值家庭支出与家庭显性特征之间的统计关系，普查和入户调查数据中都要有这些内容。下表显示了在国家层面以标准协变量来预测成人等值支出对数值(按 2015 年不变美元计)的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将使用普查数据构建的综合收入计量与估算系数之间的可比性，在 2007 年和 2017 年的两次回归中保留了两次抽样调查的一组公共协变量。
2. 2007 年和 2017 年回归的协变量集有两个不同之处：(a) 拥有一部移动电话，2007 年调查问卷没有这个；(b) 获得电力，这在 2007 年是一个问题，但在 2017 年不再是一个问题(注意，获得电力情况并未考虑是否真有电可用，加沙是往往无电可用)。
3. 表中的回归结果揭示了几个有趣的特征。首先，加沙和西岸家庭之间的差异很大：2007 年和 2017 年，加沙家庭成人等值支出较西岸家庭分别低 44.1% 和 43.2%。其次，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仍然是支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第三，就支出而言，家庭就业状况是首要的。例如，2007 年和 2017 年，在以色列就业情况使得成人等值支出分别高 21.3% 和 16.3%。然而，加沙劳动力无法在以色列就业，这加深了加沙和西岸之间的福利差距。第四，家庭住房特征及其资产与成人等值支出显著相关。

回归结果：成人等值月实际支出的决定因素

	2007 年巴勒斯坦 支出和消费调查	2017 年巴勒斯坦 支出和消费调查
截距	5.254 (0.276) ***	5.722 (0.097) ***
地点(西岸和城市是基础类别)		
加沙地带	-0.441 (0.043) ***	-0.432 (0.026) ***
农村	-0.059 (0.043)	-0.051 (0.019) **
营地	-0.043 (0.051)	-0.015 (0.029)
户主特征		
女户主	-0.041 (0.063)	-0.015 (0.031)
户主的婚姻状况	0.098 (0.131)	0.041 (0.058)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	0.099 (0.038) **	0.066 (0.019) ***
难民身份	-0.067 (0.039)	-0.033 (0.019)
保险	0.039 (0.046)	0.013 (0.023)
住户的人口统计特征		
女性人数	-0.070 (0.012) ***	-0.092 (0.008) ***
男性人数	-0.041 (0.014) **	-0.068 (0.008) ***
成年男性人数	-0.003 (0.015)	0.014 (0.009)
成年女性人数	0.016 (0.021)	-0.001 (0.012)
就业部门(服务业为基础类别)		
农业	-0.095 (0.058)	-0.069 (0.036)
建筑	-0.037 (0.053)	-0.025 (0.027)

	2007 年巴勒斯坦 支出和消费调查	2017 年巴勒斯坦 支出和消费调查
工业	-0.108 (0.056)	-0.027 (0.030)
就业状况		
家庭成员就业人数	0.081 (0.019) ***	0.052 (0.011) ***
在以色列的就业情况	0.213 (0.058) ***	0.163 (0.027) ***
在国民政府中的就业情况	-0.006 (0.048)	0.106 (0.025) ***
获取基本服务		
获取公用用水	-0.169 (0.058) **	-0.160 (0.027) ***
获取电	-0.027 (0.161)	
连接污水网络	0.129 (0.041) **	-0.028 (0.021)
住宅特征		
房屋所有权	-0.264 (0.049) ***	-0.052 (0.022) *
房子是别墅	0.138 (0.160)	0.221 (0.104) *
房间数	-0.030 (0.018)	-0.008 (0.009)
每位成人房间数	0.236 (0.047) ***	0.120 (0.019) ***
主要供暖源是柴油	-0.115 (0.095)	0.241 (0.179)
家庭资产		
小汽车	0.246 (0.040) ***	0.380 (0.020) ***
冰箱	0.133 (0.083)	0.080 (0.052)
热水器	0.093 (0.038) *	0.091 (0.017) ***
中央供暖系统	0.300 (0.127) *	0.028 (0.081)
真空吸尘器	0.103 (0.043) *	0.080 (0.020) ***
炉灶	-0.061 (0.191)	0.026 (0.030)
洗衣机	0.034 (0.067)	-0.054 (0.017) **
家庭图书馆	0.171 (0.041) ***	0.087 (0.026) ***
电视	-0.001 (0.085)	0.168 (0.019) ***
电话线	0.173 (0.038) ***	0.066 (0.019) ***
卫星	0.208 (0.044) ***	0.067 (0.026) *
计算机	0.164 (0.038) ***	0.073 (0.019) ***
移动电话		0.220 (0.025) ***
R ²	0.522	0.552
观察次数	1,223	3,720
标准误差	0.541	0.485

注：标准误差在括号中。***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缩写：R² (即拟合优度)，由自变量所解释的因变量变异性的百分比。